

# 繫魂 此岸的彼岸 敘事

論當代中國作家與作品

批評是一種實踐，  
問題是此類實踐目前正陷於不屑眼神的重圍之中，  
批評還是帶有偏見的實踐，  
謙虛者自可以小心傲慢，但偏見總是注定的。

程德培 一著

**INK**  
印刻出版

**INK**  
PUBLISHING

文學叢書 336

# 魂繫彼岸的此岸敘事

論當代中國作家與作品

作者 程德培  
總編輯 初安民  
責任編輯 鄭嫦娥  
美術編輯 陳淑美  
校對 呂佳真 鄭嫦娥

發行人 張書銘  
出版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e-mail:ink.book@msa.hinet.net  
網址 舒讀網 <http://www.sudu.cc>

法律顧問 漢廷法律事務所  
劉大正律師  
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3589000（代表號）  
傳真：03-3556521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港澳總經銷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筲箕灣東旺道3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3樓  
電話 852-2798-2220  
傳真 852-2796-5471  
網址 [www.gccd.com.hk](http://www.gccd.com.hk)

出版日期 2012年11月初版  
ISBN 978-986-5933-39-5

定價 420 元

Copyright © 2012 by Cheng De-pei  
Published by **INK**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魂繫彼岸的此岸敘事：論當代中國  
作家與作品／程德培著。——初版。  
新北市：INK印刻文學，2012.10  
424面：15×21公分。——（文學叢書：336）  
ISBN 978-986-5933-39-5（平裝）  
1.中國小說 2.現代小說 3.文學評論

820.9708

10101890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

魂繫彼岸的此岸敘事  
論當代中國作家與作品

---

程德培  
著



# 目錄

## 作家論

### 魂繫彼岸的此岸敘事

——論遲子建的小說

0  
1  
1

### 地獄與天堂背後的多副面孔

——對劉恆二十年前舊文本的新閱讀

0  
3  
1

### 難以言說的言說

——二〇〇九年的呂志清小說

0  
5  
7

### 方的就是方的

——論方方小說的敘事鋒芒

0  
7  
9

### 冒犯的悖論

——關於張曼小說的文本脈絡

0  
9  
9

### 當敘事遭遇詩

——葛水平小說長短論

1  
1  
3

正視斜視審視凝視

——須一瓜的敘事之鏡

129

對白天來說，黑夜很可能是它的一束光照

——由孫甘露引發對先鋒小說的思考

145

距離與欲望的「關係學」

——魯敏小說的敘事支柱

151

甜蜜的「懷疑論者」

——金仁順的七個短篇

169

「熟悉」與「陌生」的對峙

——戴來的三個短篇及其他

177

置身波瀾不驚的詭秘心跡

——評楊少衡小說的講述策略

185

「鏡子」裡外都是「鏡子」

——鐵凝小說論

193

## 作品論

我們誰也管不住說話這張嘴

——評劉震雲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

223

消費主義的流放之地

——評王安憶近作《月色撩人》及其他

245

一個「亂」字竟如此了得

——評盛可以小說《道德頌》

261

陌生人的鏡子哲學

——讀吳玄長篇小說《陌生人》

271

「水邊的兩塊石頭」

——讀葉彌短篇小說《「崔記」火車》

281

夢幻與現實

——讀陳善璉短篇小說《大老闆阿其》

287

記憶是一種忘記的形式

——讀麥家短篇小說《漢泉耶穌》

291

風度的含義

——讀鐵凝短篇小說《風度》

295

隱喻之旅

——讀楊少衡短篇小說《輪盤賭》

299

「偏執」的藝術

——讀韓少功短篇小說《生氣》

303

《也許》的也許

——讀盛可以短篇小說《也許》

307

讀後ABC D

——《上海文學》小說讀札一至六

311



## 談話錄

當代文學的問題在哪裡／程德培、張新穎

3 2 9

記憶·閱讀·方法／程德培·白亮

3 4 3

——程德培與新時期文學批評

八〇年代：文學·歲月·人／程德培、吳亮、陳村

3 6 1

八〇年代：歲月·作品·變遷／程德培、吳亮、陳村

3 8 1

八〇年代：差異·批評·碎片／程德培、吳亮、陳村

3 9 9

後記

4 2 1



# 作家論





## 魂繫彼岸的此岸敘事

### ——論遲子建的小說

小說不是因為我們展現了別人的命運而有意義，而是因為這陌生人的命運燃燒產生的火焰，為我們提供了我們從自身的命運中從來沒有汲取的熱量。

——本雅明《啓迪》

如果說在小說創作中存在著敘事體能的話，遲子建無疑將進入中國當代小說最為出色的行列。無論長、中、短各項，她都能從容應對，始終保持著敘事的活力。二十多年的創作生涯，平均每年兩部中篇、若干短篇，自一九九一年出版長篇小說《茫茫前程》以來，幾乎每三年有一部長篇問世。關於體能，不可知論或神祕論者也許會說，遲子建生來就是寫小說的料，她與小說世界的際會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王安憶甚至說：「她好像天生就知道什麼東西應該寫小說的。」（王安憶、張新穎《談話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六月版）抱持空間地緣觀點的則認為，她相對中

心來說是邊緣性的寫作，從小生活在中國最北的小村子，很少受到中心意識波動的污染，當污染地區岌岌可危時，她的書寫則成了綠色區域。這很像是一支成長在高原的球隊，體能生來就是長處。體能是活力的證明，又是我們瞭解一個作家創作路徑的徵候。二十多年「咬定青山」的執著所書寫的個人文學史，既是遲子建對整體文學史的參與，也是一種挑戰。

## 1

今天人們議論遲子建的創作，幾乎都要涉及文學史與她的關係。一種是重寫和重議的姿態正在抬頭，類型化和階段性的文學史研究對遲子建創作的視而不見引起諸多不滿。施戰軍在其作家論中甚至指出：「隨著寫作視閥的漸次張大，遲子建小說的文學史意義已經到了有必要揭示出來的時候。」（施戰軍《獨特而寬厚的人文傷懷——遲子建小說的文學史意義》，載《當代作家評論》二〇〇六年第四期）不滿者讚賞遲子建「信奉著小說的最原始、最本源的道德與倫理，始終演繹著小說最自然、最樸實的美感」，「呈現給我們的『文學性』也是最純粹、最本色的文學性」（吳義勤《遲子建論》，載《鍾山》二〇〇七年第四期）。抱怨遲子建走上文壇的亮光為「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洶湧的先鋒文學浪潮淹沒了」（同上）。斷言「遲子建的文學『天才』以及她所建構的文學理想、文學價值確實是我們今天所缺失的」（同上）。這幾乎是一場涉及對遲子建作品的價值、評價公正與否的訴求。其實，平心而論，遲子建並沒有那麼委屈。不止一次地囊括中國文學所有「最高獎項」，幾乎所有的文章對遲子建都是積極肯定而很少指責的，而且評價呈現越來越高的趨勢（這一點倒是值得警覺），現在唯一的遺憾是已有的文學史所占的地位不夠。

文學史固然重要，它意味著被歷史所認可，也是我們認知文學的見證。歷史上倘若沒有利維斯的《偉大傳統》，喬治·艾略特就不可能在文學史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倘若沒有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也很難想像怎麼會有那麼長時間的「張愛玲熱」。文學史自然是主張詩學公正不可缺少的場所，但弄得不好它也是個名利場，問題還在於終極意義的文學史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在不斷地修正中完成的。對當代文學史來說，我們也許更需要的是閱讀史而不是其他。閱讀不關乎名利，閱讀也不是文本的附庸和被動的闡釋機器，不是那種重複的「糟糕小說」和只知捕風捉影的「自傳」。

在雨中想起了〔老師〕講給我們的一個童話故事。他說有一個音樂家窮困潦倒，他創作的所有作品都不被時代所重視。當他的呼吸將要停止的時候，他的滿頭白髮忽然像琴弦一樣直直地豎起來，一縷陽光猶如一雙纖巧修長柔韌的女人的手指一樣，在那上面彈奏出他的最後作品。他的作品使窗外春色萌發，音樂家終於在他自己創作的音樂中沉醉離去。

這是遲子建作品中無數個傳說和童話中的一個。它既是童話故事又傳達出一個關於藝術的信念。藝術即生命的燃燒，猶如在「逝川」邊上生活了一輩子的吉喜，儘管牙齒可怕地脫落，頭髮稀疏而斑白，嗓音嘶啞喘著粗氣，用盡最後的力氣將一條條豐滿的淚魚放回逝川。這種類似放河燈的結尾在遲子建的作品中屢屢出現，表現了生命不息的傳承。遲子建相信「生命是有去處的」，這既是輪迴也是一種傳遞。於是，在遲子建的世界中，生命是無處不在的，不管是記掛著夢想與童話的「北極村」，還是「感受最多的鋪天蓋地的雪，連綿不斷的秋雨以及春日時長久的泥濘，當然還有

森林、莊稼、牲靈等」。感覺上遲子建那童年的世界離我們非常遠，恰如它具體的地理位置；記憶中的故鄉、傳說和故事又都是那麼美好，猶如夢中的田園詩一般。作者八〇年代最初的作品雖有些稚嫩，但格局高遠，天地自然盡收筆底，化爲敘述的符號是那麼樸素、清新和自然。童年和故鄉、想像和語言、記憶和願望，不僅僅是小說的素材，更是我們無法泯滅的人性的相遇點。遲子建把童年化爲記憶，將故鄉化爲願望，把天地化爲近鄰，將自然化爲神明。她把過去從遺忘中拯救出來，而未來則由一個遙不可及的虛幻承諾變得有血有肉。隨著時間的推移，遲子建的敘事日趨成熟，作爲童年和故鄉的記憶漸行漸遠。「我寫過了，我釋然，可那遙遠的灰色房屋和古色古香的小鎮果真爲此而存在了嗎？我感到迷茫。我依然客居異鄉。」寫於一九九〇年的中篇小說《原始風景》，敘事者在其結尾處流露出感傷的情懷。

故鄉與忘記的恐懼相伴，時隱時現地流連不去，就像天堂一樣，如夢中的伊甸園一般，它不只是一個真實渴望的對象，更是一種渴望的真實。渴望有一種神奇的功能，它不止改變生活的版圖，而且創造隱喻的世界。我們知道，隱喻基本上是「無根據的」，只是一組符號代替另一組符號，所以語言在那些恰恰是它表現得最富有說服力的地方，傾向於暴露它自己不真實的和任意的性質。「字面的」和「比喻的」意思之間不僅有著書寫想像而且也包含著閱讀的飛翔。「太陽和月亮做愛」、「假如魚也生有翅膀」、「怕自己的蹄子把陽光給踩碎了而縮著身子走路的牛」、「一滴水可以活多久」、「雪的聲音」、「天上那條銀河是水」等等，還有遲子建小說經常出現動物、時令季節、舊器物，放河燈以及路上、途中、火車上都充滿著隱喻，透著悲涼與滄桑，蘊含著人性的溫暖。

大部分的天堂只是對現今、眼前和不聽話的世界的拒絕，對我們不喜歡的各種事情的拒絕。遲



子建不然，她早期作品中的「天堂」不是拒絕，更多的是對故鄉的擁抱和對童年記憶的留戀。當以後慢慢地進入更加世俗且複雜多變的世界之後，拒絕才逐漸抬起頭來。王安憶關於小說曾經有一個此岸到彼岸的說法，「小說是人的故事，不是神的故事，而彼岸是人的神岸。就是說，從此岸到彼岸，是將人渡到神。」（王安憶《小說如是說》，載《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春風文藝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一月版）遲子建的敘事生涯有點不同。她彷彿就生活在彼岸，她的敘述就是從彼岸開始，漸漸地才落腳此岸。從這個意義上說，她可真是個「逆行的精靈」。「也許是因為神話的滋養，我記憶中的房屋、牛欄、豬舍、菜園、墳塋、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等，它們無一不沾染了神話的色彩和氣韻，我筆下的人物也無法逃脫它們的籠罩。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現實規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靈之光包圍的人，那是一群有個性和光彩的人。」（遲子建《假如魚也生有翅膀》，湖南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一月版）此話出自遲子建的文章《寒冷的高緯度》，文章還有個副標題為「我的夢開始的地方」。

「夢開始的地方」是遲子建的彼岸，很多年以後，即使作者不再講述那遙遠的傳說和那美麗的神話，遲子建依然心存彼岸魂繫故鄉。從身在彼岸到心存彼岸始終掩藏了遲子建文本深處無法去除的脈動。彼岸始終是文學的理想，是一種無法抹去的詩學正義。不是某人某文某書某評價的公正與否所能動搖的。

## 2

童年記憶，田園詩般的村莊，與大自然的親近是遲子建創作的起點，也是其小說世界中的浪漫